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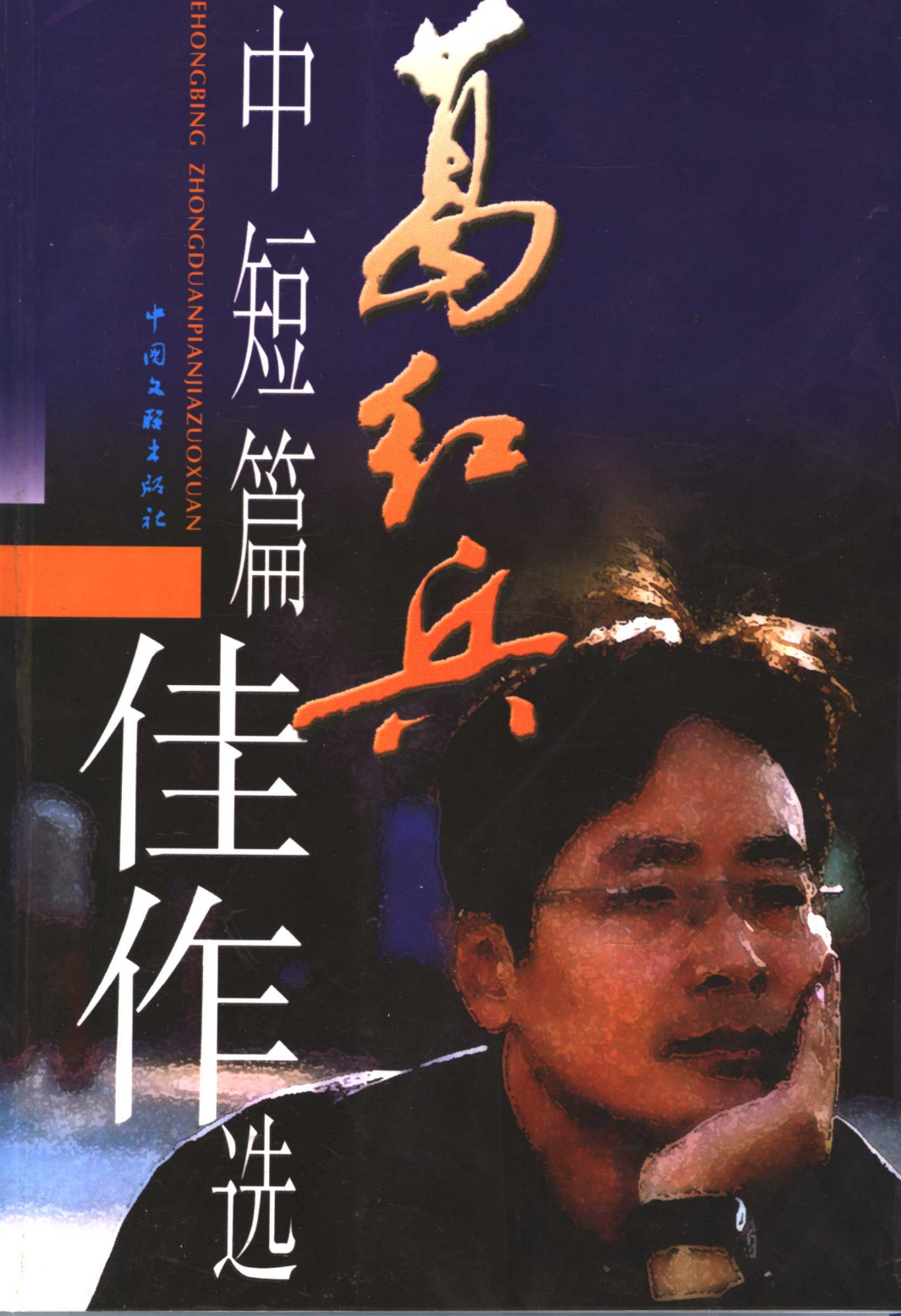
马红兵

中短篇篇

HONGBING ZHONGDUANPIANJIAXUOXUAN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佳作选



葛红兵

中短篇篇

GEHONGBING ZHONGDUANPIANJIJIAZUOXUAN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佳作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葛红兵中短篇小说佳作选 / 葛红兵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1

(葛红兵文集)

ISBN 7-5059-5132-7

I. 葛… II. 葛…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6223 号

书 名	葛红兵中短篇小说佳作选——葛红兵文集
作 者	葛红兵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校对	师自运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132-7
定 价	16.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葛红兵，1968年生，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享有跨国界影响的学者型
作家。已在海内外出版长篇小说《我的
N种生活》、《沙床》、《未来战士三
部曲》等9部，随笔集《人为与人言》、
《横眼竖看》、《心灵的课堂》等7部。
其创作因“深入的剖解及批判意识”而产生
世界影响，每一部都曾登上畅销书排行
榜。本书精选葛红兵近年创作的优秀中
短篇小说集结而成，其中多篇是第一次
发表的新作，深具阅读和欣赏价值。



目 录

去上海 / 1
是谁在空中飞 / 93
博士手记 / 116
找人 / 137
故乡的故事 / 169
裸女美姬 / 180
你说你是谁 / 189
祖父在街上荒唐地转悠 / 204
过年 / 219

去上海

崔钧毅是天亮之前离开海门的。

崔钧毅对那个老人怒吼,那个可能成为崔钧毅岳父的人,那个试图把女儿嫁给崔钧毅的人,然后,崔钧毅莫名地抓起热水瓶,噔噔地跑到走廊上,把它摔了出去,在深夜11点钟,水瓶在空中飞翔的声音,在地上开花的声音,是如此突兀,差不多要把那座寂静的校园震碎了。因为用力过猛,开水洒了出来,烫伤了崔钧毅的手。可是,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以至崔钧毅没有时间阻止他自己,甚至他的手被烫伤了,也没有觉出来。崔钧毅看到了那个老人的惊愕,此前,崔钧毅一直在默默地听着,没有说话,一句话也说不出。崔钧毅的举动太突然了。

崔钧毅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爱他的女儿,却又不能娶她,崔钧毅说不清楚他在渴望什么,这个渴望和结婚难道真的是冲突的吗?

那个让他匍匐在她肚子上睡觉的女孩,那个他曾经吸着她的乳不由自主地颤抖的女孩,那个紧紧闭上眼睛让他

深深地嵌入她的体内的女孩,此刻如果在场会是什么样子呢?

接着,崔钧毅离开了宿舍区,他听到自己的脚步在宿舍区的上空凌乱而仓促地滑过,最后停在校区西门口,崔钧毅爬上院墙,停在高高的墙顶上。

崔钧毅没有想到要怎样,崔钧毅身后那个校园并没有因为崔钧毅的声音而醒来,他弄出的那些声音和崔钧毅一样,停在了墙顶上,像是在等待什么,但是没有,没有人追出来。

天还没亮的时候,崔钧毅已经到了吕四港,他靠年轻的两只脚,轻而易举地征服了那些地上的沟壑、稻田和房舍,可是,崔钧毅不知道,在崔钧毅的身后,有个年轻的女人,崔钧毅曾经、现在和将来都会深爱的那个女人死去了。

如果,崔钧毅会在行走的时候回头窥望天穹,崔钧毅会看到她慢慢熄灭的光芒,看到火焰在他的身后随行,然后毁灭。

在开往上海的船上,那个瞎子拽住崔钧毅,崔钧毅看到他黑洞洞的眼神亮了一下,他说:

“你命犯天煞,不会有好报!”

瞎子说得恶狠狠的,手在用力,指甲掐到崔钧毅的肉里了。崔钧毅终于疼了,非常疼,但他说不出话,崔钧毅就让他那么掐着,等着他眼神里的亮暗下去,他慢慢地松开了崔钧毅的手,然后走开了,他的步子那么大,身段那么灵活地消失在铁栏杆的尽头,竟然不像一个盲人。他把他的诅咒留了下来,然后自己消失了。前面是崔钧毅不知道的上海——可是崔钧毅为什么要去上海呢?真的,崔钧毅连这个

也不知道。后来是崔钧毅知道,但是崔钧毅要离开的故乡,为什么崔钧毅是用这种方式离开它的呢?船上崔钧毅和崔钧毅刚刚得到的诅咒。

江风一吹,崔钧毅似乎突然明白过来,他的处境叫离乡背井,离开故乡了,就这么简单吗?即使那里有他的父亲、母亲、兄长,崔钧毅爱的人,崔钧毅所有认识的人?崔钧毅所有的记忆,崔钧毅在那里用掉了的童年、少年,但在崔钧毅23岁的时候,崔钧毅一无所有地离开了它,身上什么也没有,除了刚刚得到的诅咒。崔钧毅爱江北,那些交错的河流、河流里鱼,油菜花灿烂的田野,还有田野里栖息着的祖先们的魂灵。那些魂灵就住在麦地里,那些刻着名字的石碑底下,崔钧毅每年去看他们,开始是祖父带崔钧毅去,他牵着崔钧毅的手,在麦地里走,一个一个名字,一块一块石碑地看,他念给崔钧毅听,后来祖父也走到了那些石碑和名字里去了,然后是父亲带崔钧毅去,崔钧毅知道,父亲和崔钧毅,有一天也会走到这些石碑和名字里去,崔钧毅们将永远在一起,相比起来,崔钧毅们在地上的家只是临时住所,而这里的家,却是永久的,崔钧毅们无论在地上住多久,都要回到这里。

崔钧毅不能没有他们,他们在地下看着崔钧毅,看着崔钧毅出生、长大、衰老,没有他们看着,崔钧毅就长不大,也老不了,不能在老中得到平静的内心,不能安详地死去,不能死在地上。

但是,现在,崔钧毅离开了。那个本来会成为崔钧毅岳父的老人,那个崔钧毅本来深深爱着的女人。此后,崔钧毅跟那个老人再也没有什么关系,尽管那会儿崔钧毅还不知

道他的女儿正在走向死亡的途中。

六点的时候，船开进吴淞口，夕阳在灰暗的江面上留下一些巨大的倒影，逆光中，远处一些柳树歪歪斜斜，在没有风的黄昏，它们的摇摆显得非常奇异。

多年来，它们一直构成了崔钧毅对上海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崔钧毅相信那个时刻，崔钧毅在吴淞口看到的那些柳树，那些夏天的黄昏中静默着却无风而动的柳树和上海这个城市有着非常神秘的联系。想像中的上海应该是住在那些高楼大厦里的，不应该是一些柳树。在崔钧毅的故乡，此刻，也有柳树一排一排地排在夏天里，但它们是会唱歌的，知了在其中大声叫喊，唱出高亢激昂的调子来，风不会招惹这样的柳树，他们被一团热包围着，氤氲的热气蒸腾着，它们似乎喜欢热，它们不会在热中无奈地忸怩摇摆。

河岸的两边有几艘破旧的军舰，军舰后面是灰色的水泥围墙，上海，上海，就在那些军舰的后面吧，上海，上海，就在那些灰色的水泥围墙后面吧。

没过几分钟，实在是太快了，“当”地一声，上海就到了，船上有人大声喊：上海到了，上海到了。有人挑着担子开始往外走。

是啊。上海竟然就这样到了。

崔钧毅除了一只很小的手提包，没有什么行李，但他比那些有行李的人沉重。崔钧毅拖着自己随着人流走出满地水渍的码头，两边是低矮的铺面，有个小伙子，站在人流的中间，手里拿着卡片在分发，他的T恤已经湿透了，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上：“要住房吗？最便宜的？”说着，他把一张卡片塞进崔钧毅的手里，还郑重地在崔钧毅的手掌上按了

一按。

“你们的旅馆在上海吗？我要去上海，我不想住在码头上！”崔钧毅讷讷地说，崔钧毅想他一定听不见我在说什么。

果然，他没有听崔钧毅说话，崔钧毅离开他，一个人站到马路边，马路上的热浪迎面撞了过来。热浪中的人流，他们坐在汽车里，飞速地移动着，在人流的后面是那些拆了一半的楼房，黑魆魆的砖块裸露着，像90岁老人的牙齿。上海多大了呢？大概九十多吧。现在，崔钧毅在大街上首先看到了他的牙齿，它们空洞地张着，对着人流。

崔钧毅要去上海，住在上海，生活在上海。

“你这就对了，来上海一趟，不能住在码头上，这里哪是上海啊？你应该住到我们那里，我们那里才是上海。”的士司机一边擤鼻涕一边打方向盘，他打得太猛了，崔钧毅差点在后座上翻倒。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看崔钧毅，问：“你是来上海出差？行李很少！”

崔钧毅说：“我来上海工作。”崔钧毅想说，我一件行李也不带，就是不想让自己和过去有联系，我是来找新生活的。

“哦！你们都觉得上海好，来了就不想走，你们把上海当什么？当钱包？”司机双手脱把，重新戴上手套。

“师傅，我上过大学，我不是来这里拣钱包的，我要自己挣一只钱包。”崔钧毅说，崔钧毅能说什么呢？面对一个上海人，崔钧毅这个外乡人能说什么？崔钧毅不是来抢饭碗的，崔钧毅是来造饭碗的？其实，崔钧毅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崔钧毅身上只有一千来块，是他半年的工资加学期奖。

司机不耐烦地说：“那你到底去哪儿啊？看你样子挺正

经的一个人，给你介绍一户人家住吧，你住旅馆，价格也太高啦，恐怕你住不上几天人家就要赶你走啦！”司机把崔钧毅拉到乌鲁木齐路328弄，楼下的大门半开着，门把手上满是灰，司机一边提醒崔钧毅小心，一边自己却打了个趔趄，差点儿摔倒。原来，进门就是楼梯台阶，没亮灯，黑得根本看不清楚，崔钧毅跟着司机往楼上爬，爬了三层，楼梯真陡，崔钧毅没见过这么陡这么窄的楼梯，身子老是在墙上、扶手上磕碰。一路摸上来，感觉两只手上全是黏糊糊的灰，灰吸了他的手汗，黏糊糊的。崔钧毅不知道为什么，上海人不把楼道修得宽敞一点，又为什么不亮个灯。

“死人，带人来，也不说一声！”女主人开了门把他们让进去，轻声对老宋埋怨。进屋，崔钧毅才发现，屋里非常干净，和屋子外面的感觉完全两样。这是一个两居室加一个小厅的小户，他们所在的是一个过道式的厨房，小，一张桌子摆着，他们三个人就只能坐下来说话了。司机把崔钧毅介绍给女主人：“小伙子，你遇见张姨算是遇见好人了？你运气好，张姨正好要个房客！”

张姨穿着一件大花的短袖衫，下身是白色的裤子，看得出来，因为居家的缘故，里面并没有穿胸衣，温润的乳在红白相间的图案下晃着，浑圆的臀部不张不弛不藏不露，这是女人最好的年纪，一切都是成熟的，但是又不过熟，大城市的女人是丰满的，有大城市的白皙和优容，但又是利落、时髦的，绝没有拖沓的感觉。崔钧毅没头脑地紧张起来，不知说什么好，坐在那里，手上是刚刚从楼道上抹来的灰。张姨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这时司机说：“小伙子，二百六一个月，你就好好住着，找个工作安顿下来。”说着，司机转身对

张姨说了声“我还要做生意去”，就走了。屋里留下张姨和崔钧毅两个人，崔钧毅更紧张了。

张姨仔细盘问起崔钧毅来，问崔钧毅家住哪里，为什么来上海，等等，崔钧毅一一答了。但是，他的确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来上海呢？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上海，张姨脸色就不好了：“看你长得不错，还是大学生，怎么就这么说话呢？”

崔钧毅说：“张姨，你就留下我吧，我身上有 1000 块，要是这钱花光了，我绝不赖着。”

张姨面露难色：“按理，付三压一，你得付我 1000 块。”

崔钧毅不知道怎么说服张姨，他抽出 600 块，放在桌上：“我先给你这些，您让我先住，那剩下的，我按月复利 10% 算给你，我挣了钱，立即还。”

张姨叹了口气，嘟囔了一句：“老宋这人，做事儿就是不着调。”收了钱，起身把崔钧毅领进一间小屋。崔钧毅想，老宋，大概就是刚刚走了的那个司机吧。小屋，只有七个八个平方的样子，一张木床，一张小的桌子，崔钧毅站在床边，张姨就只能顶着他的膝盖和他说话了：“这以前是我小女儿的房间，现在，她上大学了，平时不回家，租出去，家里人气也旺一点。”

等张姨出去，崔钧毅关了门，躺下来，天花板很高，足有三米，上面装饰着西式石刻花纹，花纹的雕工很细致，看得出来，这楼以前是大户人家的。也许这间原来是大客厅的一部分，那么，外面的厨房呢？另一间呢？想着崔钧毅就有点想整个房子看一看，但是，一阵疲倦和哀伤让他在床上陷得更深了。他翻开报纸，看了几页，翻到广告，黄浦证券公

司在招人,想到可以去看看。

又想到要是找不到工作,400块钱能支撑几天?

醒来的时候,听到外面有人在说话:“你们放心吧,这人不像是坏人。”像是老宋的声音。

“这可说不定,我们老师和她的孙女,最近被一个外地人杀了,这个外地人还是她老乡呢?我们老师还给过他很多帮助的。我妈一个人在家,我怎么放心。”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老宋,你怎么随便什么人都往家里领?”这是张姨在埋怨。

“我一个司机,哪里认识什么人呢?你要个房客,我看他正好要找房子,我就带来了。”老宋低声下气地解释。

“现在怎么办呢?阿梅一定要他走,我可开不了口,这会儿赶他走,他去哪儿啊?小伙子也怪可怜的,进去就没有出来过,也没看他吃饭去!”张姨说。

他们压低了声音,但是,这房子,隔音太差,崔钧毅还是听得真真切切。是不是他们故意说给崔钧毅听的呢?让崔钧毅自己知趣自己告辞呢?好像不是。想上一下厕所,但是,最后还是忍了。

二

早晨八点不到。外面传来上海海关大楼的钟声,外滩、高架在曙光中露出轮廓。但是,老式里弄里,似乎一切还没有复苏。

崔钧毅在饥饿中醒了过来,昨天几乎一整天没有吃饭,

肠胃都空了，崔钧毅爬起来，感觉头有点晕。

外间没有人，可能他们都上班去了吧。

九月的上海，天已经不那么热了，但是，两天没洗澡的崔钧毅还是感到浑身难受。崔钧毅到洗手间用冷水抹了一把脸，他没有毛巾，只能用手擦了一下，抹掉脸上的水珠，看看下巴上，胡子长出来了。今天要出门找工作，不能这么邋遢，得收拾一下。看看洗手间里，各种各样的洗发水、洗脸液，各种各样的毛巾整齐地摆放着，但是，人家的东西，自己是不能用的。

这个时候，张姨穿着练功服从外面进来，手里提着早点，她喊崔钧毅：“小毅，阿姨买了早点，一起吃吧。”说着，张姨走进洗手间，从架子上扯下一条毛巾，“这是阿姨昨天给你翻出来的，新的，你先用着吧，一个人出门，也怪可怜的。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说着，又递给他一把牙刷。

一会儿，里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张姨又说：“这是我女儿张梅，在上大学，昨晚回来的。”

张梅穿着一件吊带衫，差不多半透明，里面的内衣隐隐约约，头发乱蓬蓬的，崔钧毅低下头，说：“你先用洗手间吧。”

张梅却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你说你是大学生，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啊？”

崔钧毅说：“我是西北毕业的！”

张梅一边理头发，一边盯着崔钧毅，上下打量，追问道：“哪个专业？”

崔钧毅被张梅盯得很不好意思：“国际金融专业。”

张梅转了一下眼珠，道：“我也是西北的，要说，我们还

是校友呢。不过金融专业,我可不知道,我学财务,要看看你会不会做高等数学。”说着,她噤噤地跑回房间,拿出一个本子摊到崔钧毅面前,“这是我的作业本,要是你把这几道题做了,做得出来,就证明你是大学生。”

张姨出来打挡:“先让人家吃了早饭再做,饿着肚子怎么做?人家昨晚也没吃饭!”

高等数学是崔钧毅的强项,崔钧毅说:“张姨,不要紧,我一会儿就能完。”崔钧毅提起笔,做起来,这几道题其实都不难,是几道统计概率题,没几分钟,崔钧毅就做完了。

张梅拿过去看,用笔演算,指着一段要崔钧毅解释,崔钧毅俯身过去,从张梅手上拿笔,张梅攥着不给,你怎么都没有演算过程啊?直接到了答案?崔钧毅说,我有心算能力,有些步骤不用写出来,我的脑子可以直接见到。张梅鼻子里“哼”了一声,你有这本事?她抬起头来,头差点碰到崔钧毅的鼻子,身上那种少女的气息冲得崔钧毅一阵昏眩,崔钧毅不由得往后让了一让!张梅不屑地叫起来,哟,还不好意思了?我还没有怎么的呢?乡下人。崔钧毅张了张嘴,没有说话,接过张姨递过来的豆浆,埋头喝起来,张梅囔囔地进洗手间了。

崔钧毅喝完了豆浆,又吃了一根油条,心里想着面试的事儿,他不懂证券,面试一点把握也没有,怎么才能出奇制胜,给面试官留个特殊印象呢?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参加数学竞赛的事儿,脑子里渐渐有了主意。他对张姨说,要去天目路上的恒丰大厦应聘,张姨告诉他先乘49路,再换64路。将要出门,张姨又说,这样哪成啊?看上去那么土气,真就是乡下人了,一点卖相也没有,说着,到洗手间拿了

发胶，往他头上涂，然后左看右看，还是不顺眼，问他有没有其他衣服了。崔钧毅说只有一件长袖衬衫，张姨就让他换长袖，他没有长袖衬衫，只说，张姨你借我一只计算器，有计算器，我一定成功，张姨给他拿了平时上菜场用的计算器。

出门的时候，崔钧毅听见张梅从洗手间出来了，妈，干吗对这个乡下人这么好？你把他那么一弄更乡气了。张姨说，不要老是乡下人、乡下人地叫人家，看他倒不像是白相人，你外公当初来上海，不也一样是乡下人？人家看起来很清秀，至少比你好看多了。

公交车一路开着，崔钧毅在座位上睡着了。早晨的上海虽然嘈杂，但是，挡不住崔钧毅的年轻，年轻人就是好睡，尤其是早晨。醒来的时候，公交车堵在恒丰路桥上，不上不下的样子，人们焦急地看着前方，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边上交警骑着摩托呼啸而过。崔钧毅发现自己的头竟然枕在一位女士的肩膀上。他扫了一眼那位女士，她是端庄的，像无法采摘的凌霄花，甚至是高傲的，他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这位女士有这种感觉，其实，作为一个外省人，在上海，他眼里，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是有些高傲的，他们有城里人，特别是大城市特有的贵气。不过，在那一般的贵气中，她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他忍不住，又瞟了一眼，看见她脖子上挂着一只十字架，那十字架在晨光中闪光。

他脸红，不好意思地对她笑了笑：“这是怎么了，怎么车不动了？几点？”

那女子玩着手上的大哥大，笑着说：“桥上！堵车了。小弟，在哪儿上班？急着报到？”

崔钧毅犹豫了一下，答道：“证券公司！”

那女子道：“哪家公司？”

崔钧毅低声说：“黄浦公司！”

那女子打量了他一下，点点头。

崔钧毅看手表，从车窗翻出车厢，又翻过快车道栏杆，往前走。刚走不远就被交警逮住，交警抡起架势要教育他，崔钧毅灵机一动装起哑巴来，他嗷嗷叫着，手上比比划划，一边脚上也没有闲着，往后溜，交警狐疑起来，正犹豫着怎么对付崔钧毅的当口，崔钧毅已经一溜烟跑了。

车上，那女子一边打电话，一边把崔钧毅的把戏看在眼里。

到了黄浦公司，崔钧毅发现已经有几十个人在这里等着了，几十个人竞争五个证券分析员岗位，崔钧毅感觉那点可怜的信心正从心里往外漏，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呢？恐怕上午是轮不上了吧？一会儿，一位秘书进来，给大家发了号，又招呼第一个人进去，没想到他两分钟就垂头丧气地出来了。进去后他被导座小姐安排在靠近门口，远离面试官的座位上，面试官问问题的声音特别小，他说了两声“没听清，请再说一遍”，就被赶了出来，面试官说：“我们不需要不能控制谈话场面的工作人员。”第二个进去的时间倒是比较长，15分钟，但他出来的时候对大家说，他没有见到面试官就被告知面试结束了，导座小姐说：“我们不需要被动等待型的工作人员。”第三个进去，面试官问他：“今天来面试的有多少人？”那个人说，大概二三十人吧，面试官回道：“我们不要那种对自己所处的局面没有精确评估，对数字不敏感的人！你可以回去了。”

崔钧毅感觉从来没有那么虚弱过，在海门教书的时候，